

# 开荒地

□曲径通幽

□曲征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一股春风吹遍大江南北，改革开放的序幕被徐徐拉开。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。农村改革的方式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，说白了，就是“包产到户”。

农民承包土地之后，作息时间自己掌握，土地经营权在自己手里，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，当时有一句话叫做“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。自负盈亏，让人们干劲十足，想尽千方百计向土地要效益，向土地要收成。

那时，乡镇企业还没有兴起，也没有外出打工的现象，所以，父老乡亲一门心思在土地上打转转，终于，一个增收的思路决然而出：开荒地！

土地承包之前，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，出工不出力，地是越种越小，荒废的地边子越来越多，个别地块甚至出现了有效耕种面积还不如荒废的面积大的怪现象。分田到户之后，人们开始对付承包地周围的这些荒凉地带。一是把原先荒凉的地边子开垦出来，二是把承包地周边野草丛生的荆棘之地也开垦出来。

荒废的地边子原先也是好地，所以比较容易开垦，而承包地周围那些

荆棘丛生的荒草野坡，开垦起来就有难度。人们先将荒草、荆棘的地上部分用锄头刨断，把它们捡拾出去，再深深地翻挖土壤，将挖出的石头蛋子、荆棘根系分拣出去，然后平整土地，最后在地块四周修起堤堰以防止水土流失，如此，一块地就开垦好了。

开垦的荒地，主要是承包地周围的荒草野坡，所以，面积一般都不大，有一个笑话，有个人开垦了几块荒地，可是数来数去总是缺一块，最后回家的时候，从地上拿起草帽子才发现，那块地原来被草帽子遮盖着呢。笑话有些夸张，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开垦的荒地面积真的不大。

这些被开垦出来的荒地，主要是旱坡地，只用来种地瓜、花生，不能用来种小麦。倘若能开垦出一片水井能够浇到的土地（故乡人称“水浇地”），那就非常幸运了，人们都会很羡慕。毕竟，那时候，水井能够浇到的田地实在太少了，而“水浇地”直接影响到小麦的种植，最终将影响到能否天天吃上“白面馒头”。

记忆中，本家族有位很健壮的哥哥，性情豪爽，热情能干，他那几年就与“开荒地”拴在一起，基本上平时看不到人，一直在坡地里开荒。他光着膀子，举着锄头，吭哧吭哧地叩石垦壤，看他干活竟然是一种享受。他中午有时不回家吃饭，让其对象送饭，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开荒地。他开垦

的荒地，总量比承包地还多，并且里面有很大一片是“水浇地”，这让大家十分羡慕。

笔者的父亲是位乡镇干部，但是也喜欢种地，更喜欢开荒地。他在母亲承包地周围也开了不少荒地。受大人影响，我们这些孩子也开起了荒地。记得我与几个伙伴在村南边的土场（供村民用土的地方）中央刨起一片土地，用铁锹弄出几个地垄，栽上了麦茬地瓜，天天放学后去观察其生长状况，但是因为不懂施肥、松土等管理方法，它们生长缓慢，后来，几垄麦茬地瓜苗被一个调皮的孩子给拔了……

资料记载，农村开始实行承包制的那些年，农业生产年年上一个台阶，粮食产量翻倍增长，其中就有“开荒地”的功劳。比如，分田到户的“先驱”——安徽凤阳小岗村农业生产三年三大步，就与当地许多农户开垦荒地有关。再比如，我国农业总产值，1978年是1397亿元，1990年达到7662.1亿元，原因之一，就是农民积极开垦荒地起了作用。

后来，随着乡镇企业的兴旺，特别是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，农民挣钱的路子越来越多，已经不再仅仅指望那块土地过日子。于是，开荒地现象逐渐消失。如今，在农村已经很难见到开荒地的情景了。开荒地，早已成为往昔岁月的一抹印痕。

（作者为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）

## 诗词三首

□杨立国

### 苏幕遮

锦屏岩，春晓洞，探古寻幽，郊外云峰耸。

杨柳堆烟润润蔚，山径鸟鸣，不解风情种。

搏苍龙，分伯仲，那堪风云，已把黄昏送。

道劲老松明月共，细数南来、北往游子梦。

### 破阵子

行走千年古镇，感怀齐鲁长城。

西起长清东至海，恒碧残痕凝血成。旌旗猎猎声。

惆怅苍云乱渡，征夫未见归程。

犹有民间奇女子，一片痴心千古情。葳蕤芊蕙生。

### 如梦令

东汉遗珠沉睡，古柏老松苍翠。

郭氏墓祠前，惊破孝心凄美。相对，相对，感叹时光如水。

## 行囊

□陈洪飞

沉甸甸的行囊  
装满青春的向往  
遇到肆虐的朔风  
也要去展翅翱翔

沉甸甸的行囊  
装满漂泊的惆怅  
陌生的城市街道  
找不到家的方向

沉甸甸的行囊  
装满牵挂的目光  
袅袅升腾的炊烟  
氤氲着爱的芬芳

沉甸甸的行囊  
装满如水的时光  
从容恬淡地生活  
追逐最真的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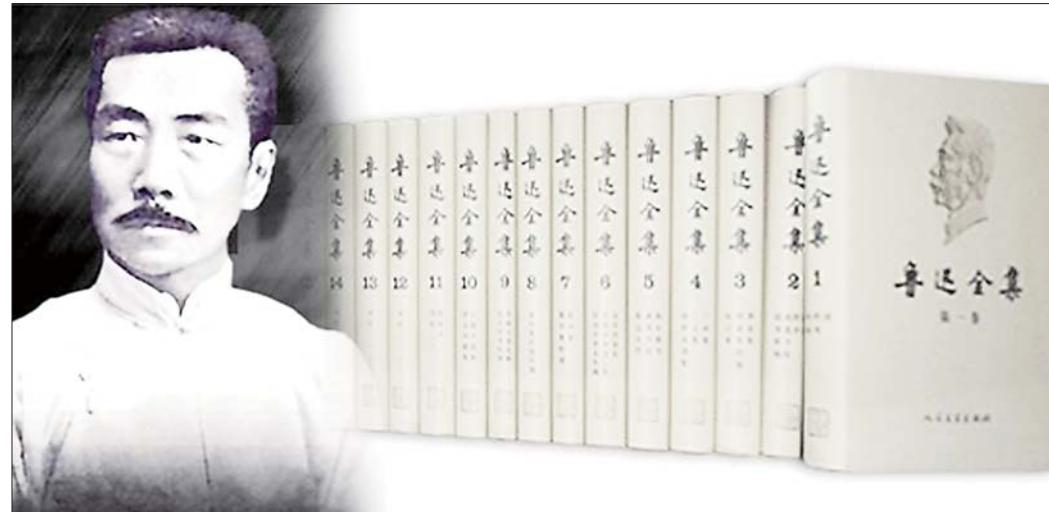
## 岁月如歌

□陈洪飞

岁月是一支歌，  
委婉动听，  
唱响生机盎然的春天；  
岁月是一幅画，  
绚丽多彩，  
描绘繁花似锦的夏天；  
岁月是一首诗，  
意味深远，  
礼赞硕果累累的秋天；  
岁月是一本书，  
深邃厚重，  
典藏白雪皑皑的冬天。  
悠悠岁月，  
岁月悠悠，  
回首逝去的光阴，  
一缕馨香常伴左右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文昌街道）

## 仰望鲁迅



□陈莹

一部厚重的《鲁迅全集》，摊放在我的案几。晨曦与夜灯伴我，慢慢品读鲁迅。一位举世无双的文坛巨擘，好像与自己面对面坐在一起。翻拈一张张精致的书页，仿佛在触摸巨人深沉而激越的脉息。浓郁的墨香飘逸扑鼻，好似大师凝重而有力的呼吸。我洗耳倾听先哲的教诲，接受智慧和思想的启迪。

我依稀看到，先生走出百草园天真烂漫的童趣，远离了故乡美妙醉人的社戏，揣一个治病救人的梦想，东渡扶桑，漂游学医。本来，他已将锃亮的手术刀握在手里，然而，当看到同胞的魂灵被罪恶的鸦片熏黑扭曲，祖国的肌体被野蛮的硝烟熏烤得满目疮痍，他的心被震撼了。他要用思想的波澜，搅动起亿万人的心池；他要用重锤敲醒东方的睡狮，让不屈的吼声惊天动

地；他要为“东亚病夫”刮骨疗毒，让有力的巨手托起泱泱大国的志气！

于是，他依依不舍，走出了敬爱的藤野先生的教室，毅然拿起了沉甸甸的“金不换”毛笔，打磨得如匕首与投枪一般锋利。发一声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誓词，深邃的目光直面惨淡的人世。他不停地想呀，不住地写，一部部小说，一篇篇杂文，一次次演讲，一封封书信……鲁迅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旗手，勇立潮头，引领航向，擎起一面文化救国的大旗。

对敌人横眉冷对，恨深痛极，一路厮杀，所向披靡。可对咱老百姓呀，却牵肠挂肚，爱得痴迷。泣血呐喊着“救救孩子”，关注着闰土、祥林嫂、孔乙己。对革命、红军、共产党人，更是引以为光荣和同志。称颂刘和珍君为“真的猛士”，呵护着进步青年白莽、冯铿、柔石。把火腿和祝福送往长征路，珍藏起方志敏烈士的手稿遗迹。

吃的是枯草树皮，却挤出一滴滴热气腾腾的奶和血，反哺给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，奉献给水深火热的父母、姐妹、兄弟。

他抽着苦涩劣质的纸烟，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；他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敌人的摧残攻击，满怀对国运民生的忧虑。层层折磨如根根锯条，一上一下，来来去去，锯短了先生寿命的标尺。鲁迅书桌上的灯油耗尽了，但他点燃的火炬却昼夜闪亮，至今不熄；鲁迅的声音喑哑了，但他吹响的号角却依然嘹亮，永远犀利。

我静静品读鲁迅，默默思索人生的真谛；我仰望先生矮小却伟岸的身躯，细细揣摩他腾越向前的思绪。鲁迅在我的脑海，渐渐幻化成一柄利剑——刺虐、刺贪、刺顽疾；刺丑、刺恶、刺破乌烟瘴气。看啊，我们的眼前，乾坤朗朗，充满人间正气；我们的远方，大路宽广，正是晴空丽日！